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七十九回 鬼迷張天師手印失效 喝醒鬼打牆遺矢有靈

卻說歷來治鬼之人，大多被鬼捉弄。因此鍾馗去職之後，此席久懸，沒有人敢任這等重責。直至大唐國時，方由太白金星會同全體星官，奏上玉帝，以世上厲鬼日多，時常出現民間，擾害大眾。務懇查照向章，委派能人，專司治鬼之事。玉帝准奏，當問：「此職誰可去得？」太白金星又把以前各員失事的情形，大略奏陳，並推薦龍虎山張真人可以兼任此職。因他生而有印在手。此印可治精孤鬼怪之類。如蒙兼任，必能盡職。玉帝准奏，當派太白星君親去宣旨。星君到了龍虎山，張天師得了值日功曹的報告，早在洞口迎接。賓主相遜入內，星君先宣了玉帝的詔旨，天師跪而受詔。讀畢，各施禮坐定，大家談些天上人間之事。天師問起：「近聞東華大帝奉旨下凡，可有這事？」星君道：「此事卻是真的。大帝常謂：天上多一神人，不如人世多一神仙。又因曾在他弟子鍾離權面前說錯了一句話：『將來你為師。』這一句無心之談，誰想竟成預兆。此番上帝因聞人間惡人太多，人心日壞，意欲揀擇神仙星宿中有才有德、功行極深的，下凡一走，常常化現法身，指示迷途，廣開覺路，但一時難得這等人才。後聞帝君有願下凡塵之說，徒以他的弟子鍾離權尚未成道，不能度他出世，難踐昔日約言，是以遲遲未果。今者鍾離權已由李玄傳授玄經，早成大道，正可作得帝君度世之師。曾於上年向太上老君說起此事。老君說：『帝君性情端正，而行為瀟灑，正是神仙風度。既有昔日約言，便合下凡一走，以見聖人無戲言；兼為陛下感化萬民，去邪皈正，是誠莫大善舉。非帝君德行功業，也不能當此重任。』玉帝得奏，聖心大悅。隨於帝君入朝之時，當面吩咐了一番。帝君慨然奉旨，願隨即下凡。現已生於河中呂氏人家，名為洞賓。某此番別過真人，尚須去華山一走，通知鍾離權，須早早前往點度，莫讓他久滯紅塵，致遭浩劫。將來如至為難之處，某與真人都得盡力之所能，隨時指點於他，也是一件大成果咧。」真人聽了，點頭稱是。

星君去後，天師便傳合府靈官、法官、功曹、吏胥等人，向他們宣佈新膺帝命的話。從此四海之內，一切鬼物，都受天師的管理。相傳至清朝末年，並無變故。

只有一件小小的趣事，久為世人所懷疑莫解的，即因相傳有張天師被鬼迷的一句古話。可見以天師身份、法力，也曾蹈過費、鍾諸人的覆轍。益見治鬼一事，真不容易。以著者所知，自從天師接管鬼物以後，鬧過一件小小的風潮。但鬧事的主體，卻不在天師，而在天師部下的一位法官。這等法官，本擇世上全真中有道行法力者充之。內中還就其道法高下，別為上中下三等。

唐朝末，天師府中有個新來的法官，和天師同姓，年輕才美，頗蒙天師的信愛。初來時，不過是個下等的法官。不上半年，即擢升中等法官。這人本是江西地方一個貧人之子。幼年時候，跟隨父母行乞度日。人家見他體貌清秀，人品端正。雖然在乞丐隊中，偏有大家公子的氣派。因此人人瞧得可憐，每逢他到的地方，不消開口，人家就會加倍地照應他，他的爹娘也賴以溫飽。這張法官偏又孝順父母，乞的食物，必先敬過二老，然後自食其餘。有時天氣過於寒冷，便把父母安頓在古廟內，獨自出來求討，得了食物，仍都敬與二老。後來他的老子病重，無錢請醫。他把困苦情由寫成一紙文辭，向人哀乞求救。文辭做得不俗，人家又格外的憐憫他。半天之內，給他討到兩紋銀，歡歡喜喜地拿回古廟去。誰知他的老子沒福享用，已在病急時分。張法官急了，背著人割下一塊股肉，先行煎來給老子當作藥喝。一碗下去，果然病得了轉機。

至次日一早，他又進城來，尋到向來認識的一位醫生，意欲求他屈駕到古廟中一診，免得老子垂危之身，再受意外的辛苦。不料他的老子壽限已到，無可挽救。等得醫生請到，他的老子已經斷氣了。張法官這場悲苦，真個難以言語形容，哭哭啼啼地葬了父親，剛把得來的兩紋銀用完。母子二人，相依為命，東求西乞地過了許多日子。

這年，恰值年荒歲歉，盜賊如毛。地方上稍有身家的，都奔到遠方。剩下的幾家農戶，也都苦得和張法官母子相差無幾。張法官弄得討無可討，乞無可乞。自己年輕力壯，挨饑受餓，還不要緊，卻如何養他這位老母。天天求乞回來，眼見老母這般高年，還不免吃這等苦頭，心中宛如刀刺，便在廊下暗暗痛泣，還不敢讓老母知道，怕他老人家傷心。可憐那時的張法官，也可謂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了。哪知人有善心，天必聞知，決不忍他走入絕路。當有張果大仙聞知其事，即化成一個道人，用點石成金之法，送他半百紋銀，並教他許多救人濟世的道法。從此以後，張法官便利用這筆款子，租得一所房子，專以巫術治病，頗多應驗，門庭登時旺盛起來。如此又過了三年，他的母親心廣體胖，病也好了，而且越發健康起來。

張果又來對他說道：「以前教你道法，半為救世，半供你養事之資。但此事非可久為，不如跟我到龍虎山，我推薦你到張天師處，當一名法官，如何？」張法官便把店收了，將所有積餘銀錢除了分給一班窮親苦友之外，一概奉與母親。自己便隨著張果到了龍虎山，做了一名法官。

這張法官真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才，每逢天師作法，書符持咒，他便立在一邊，留心考察，居然被他學去好多符咒。

一天，天師被一位道友邀去下棋，派他管守洞府。他想閒坐無事，何妨把前日偷學的召鬼之法，拿來試驗一下。於是執指書符，把天師的金牌一拍。一霎時間，房間內站滿了無數鬼魂，有折足斷臂的，有焦頭爛額的，有舌伸口下的，有目凸眶外的，還有許多稀奇古怪可慘怕人的鬼，亂烘烘地聚在一處。因見召他們的不是張天師，卻是一向不相識的人，群鬼心中也有些詫異。又因張法官不配管轄他們，又有些不大服氣，當下七張八舌的，齊齊包圍住張法官，問他有甚麼事情，把我們召來？

張法官一見如許醜鬼，心中早嚇得模模糊糊，對答不出。而且室中之鬼，已擠得水泄不通。而大門以外，後至之鬼，還成群結隊，陣陣進來。群鬼見張法官如此膽小，益發瞧不起他，有揚聲辱罵的，有冷語譏諷的，有說打死這野道人的，有說拖他出去丟進糞坑。又有說，某處地方，正在大做法事，我們剛想圖得一飽，被他用符咒喊來，喊了過來，又沒有事情，我們卻白白地喪失了一餐飽飯，這非向他索賠不可。如此一場糾紛，把張法官愈加嚇得魂靈出竅，竟把退鬼之咒忘得乾乾淨淨。於是眾鬼愈加大鬧，把張法官捧了起來，頭向下，腳朝天的倒立了半天。然後放將下來，又用馬糞牛尿，塞住他的嘴巴，還要拖他出去，丟入糞坑。幸得天師回來，一見這番情景，心下恍然，忙用退鬼咒，驅趕群鬼。眾鬼也紛紛爭論，說張法官不應無故開他們的玩笑，非要將他懲治不可。天師難卻公意，只得善言撫慰，並允一定訓誡張法官。眾鬼還不肯就散，定要天師當面重辦。

天師大怒，左手捏訣，右手現印，大喝：「小鬼兒們，焉敢如此不遵約束。勿再無禮，我這手印和符訣一合，可使爾等在轉眼間就變成血水。」原來天師和凡人一般，不過天付治鬼懲怪之職，生而有印在手。符咒之類，得此一印，方有靈效。自來天師傳統，即擇諸子中有印者，令他繼承其職。所以永無爭奪之事。按著古籍，生而有文在手者，不一其人。天師之生而現印，事同一理。他的印符，上可以警不法的神仙，中可以制靈變妖怪，何況區區的鬼魂，焉有不懼之理？他們見天師動了脾氣，生怕他真個做將出來，鬼身禁受不住，只得忽啦啦地一聲胡哨，大家逃個乾淨。

天師再來瞧那張法官時，已是不能言語，而且週身青腫，疼不可言。天師見了，又好笑，又好氣。因他吃虧太大，平日又是最喜歡他的，便也不忍多責，反用符咒替他治好傷痕。然後囑咐他道：「符咒最靈驗，也最可怕。用之不當，可以自殺其身。何況無事濫用，作為遊戲行為，不是反加罪過了麼？幸而你還只召一班野鬼孤魂，萬一把天上的星神或本府的靈官請來，沒有正事給他們去辦，那麼你這身子敢則早已變得粉碎了，還能在此地見我的面麼？從前我這府中，有一個王法官，因為出恭，沒帶粗紙，就捏個訣兒，召到值日的靈官，請他代拿粗紙。被黃靈官一鋼鞭打落深崖，連屍骨都不見一根。這等事情，就是我也沒法子可以救援他的。你想可怕不可怕啊！」幾句話，說得張法官嚇出一身冷汗，半晌不敢說出一句話來。

誰知這班鬼魂，雖不比神將的威嚴、靈官的身份，卻也分倔強。聽說天師不肯懲誡張法官，不由動了公忿。曾於荒野之間，開個鬼魂懲誡張法官的大會。其中有一鬼乃是一個狐狸精，被天師五雷劈死。因他交接生人太多，得有人氣，所以也挨在眾鬼之內。這東西雖非人類，卻是狡猾陰狠，詭計多端。他便獻計道：「從來作我們鬼師、鬼官、鬼頭的，才如費長房師徒，狠如鍾進

士，尚且經不住我們聚眾一鬧。如今這天師，但憑一印，除了印，符咒便不足怕。我們只要假作哀求，慢慢走近他的身邊，他若允許我們，立時斥退張法官，並予以嚴重的刑罰，當著大眾的面兒，做給我們看，我們就沒得可說的了，大家便退回。可是從此以後，天師也不敢不正視我們了。要是他再倔強，我們就將他有印的手攀住，使他舉不起來，大家再團團圍住，用鬼打牆之法，把他迷得進退無路，出入兩難。那時怕不就我們範圍，從此他也挫盡威風，決沒面孔再向我們吆吆喝喝的自尊自大了。」群鬼聽了，無不贊成。

他們果然有些合群鬼想，等得張天師晚上出門之時，群起阻道，先用善言請求。天師見他們一味動眾要挾，心中不悅，少不得仍是一番呵叱。眾鬼已擇一班強有力、狼如虎的惡鬼，假作請命之狀，早已挨近身邊，見他一聲呵叱，大眾奮勇而起，把他一隻有印的手壓住。天師見眾鬼不散，當著一班侍從靈官之面，面子也太下不去，不由滿心發出火來，當即一手捏訣，再舉那隻有印的手。哪知重逾千斤，再也抬不起來。他已知著了他們道兒，心中一慌，靈機便已窒滯。本來道家作用，全賴一點心靈。心靈既窒，即如常人一般。睜眼瞧瞧，一班隨從靈官，一個都瞧不見了。心中越慌，越發不得主意，竟被一班野鬼，吆吆喝喝，嘻嘻哈哈簇擁而去。

此時天師心中，□分模糊。眼中所見，東也一面峭壁，西也一片大水。好容易找到一條路徑，哪知走不幾步，又是一座障壁堆在面前，險些把他的嘴臉也碰腫了。最難受的，還是那一隻印掌，沉重萬分，漸漸被他們壓得酸疼起來，□分難過。耳中只聞「張真人還不投降」、「張天師快快退位」的聲音。又有的說：「你還敢倔強麼？還敢輕視我們麼？還不快快把那姓張的交出來麼？」這些話把個張天師弄得無法成無法，答應不好，不答應又有些支持不得。這便是世人所傳鬼迷張天師的一幕怪劇。那天師被群鬼所窘，一點也施展不得法力，心中想道：只有等待天光，陽氣一盛，鬼魂必然散去，那時卻再計較。怎奈那隻被壓的手，看看將要折斷，實在萬難支撐，只得坐在地上，把那隻手擱在一塊大石上，以為藉這石塊之力，可以減輕些壓力。誰知那批鬼魂，真個來得陰險凶狠，明明知他意思，於是加上許多蠻鬼上去，再把壓力加重□倍。天師的臂膀子，下面靠石，上邊負重，險些要被壓得糜爛了。天師不覺仰天長歎道：「萬不料身為天師，爵封真人，反被鬼物所迷，性命只在俄頃。老天老天，如此不肯佑我，何苦讓我兼這差使。我死何足惜，但恐從今以後，不但沒人敢負治鬼之責，只怕連這天師之位，也沒人敢坐上去。」

歎聲未息，忽聽雲中大喝道：「真人身為天師，難道連這區區小鬼兒打牆的玩意兒都不知道麼？」真人聽了，猛可地省悟轉來，道：「阿呀呀，我真昏了。怎麼眼前小術，都記不起來。」掙扎著立起身來，掙下褲子，撒了一大泡滾熱的尿，把身子四面旋轉，各方面都澆些兒。一泡尿未撒完，只聞四處八方鬼叫之聲。頓時眼前一爽，宛如撥去一重障幕，那隻被壓的手也立刻輕舒了，如釋重負。天師望空額手，謝仙人提醒之德，尋著途徑，彳亍而回。

不知天師回府以後，對於眾鬼有何處分？那雲中叫喚的是哪位仙人？卻看下回分解。